



施康强

都市的茶客

书趣文丛 第二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新登字 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的茶客/施康强.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3 ISBN 7-5382-3688-0

I. 都… II. 施…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503 号

都 市 的 茶 客

施康强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92 千字 4 插图
印数: 1—10,500 册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北鹤	马 芳	王越男	美术编辑: 宋丹心
版式设计: 韩 梅	陈 咏		装帧设计: 郑在勇
特约校对: 王郁文	张家璋		责任校对: 杨 浩

ISBN 7-5382-3688-0/C · 136

定价: 9.80 元

《书趣文丛》序

中国究竟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政治上闹感冒的时候，经济上犯穷病的光景，人们会发些“读书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日子一好过，政道一通畅，大家想到的多是如何建立一个“书香门第”——为自己的家，也为社会和国家。

所以，要说“读书有用”，古贤今哲，说过的话尽多，可举的范例也尽多。不过，读书要怎么才能“有用”？认识却未必一致。从历史到时今，占主要地位怕还是那种把“读书”和“有用”直接联系起来的看法，所谓“颜如玉”、“黄金屋”即是。要换个说法，也无非是说读书之后要立即用书中的知识去为现实任务出力，不然就有“遗少气”、“头巾气”之嫌！

我们编这套丛书，正是要想说明，“读书”这件怪事，实在并不简单。读以致用是好事，并不立即“致用”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知识者，人人都应有“致用”和“不立即致用”这两种读书态度的结合。什么是“不立即致

DK90/21
用”，那就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简单说来，“书趣”即是。

我们请了一些读书的大行家来现身说法。不是请他们来说自己如何读书成“趣”——那未免俗了，而是把他们“读书成趣”的成品展示出来。这成品全是作为趣味的读书结果，却未必时时处处都点出自己读了什么书、作了什么“悬梁刺股”的努力方克臻此。作者们读书已成“趣”，所得的结果也大多能使读者觉得有“趣”，即可以读得下去。如果大家都以读书为一“趣”事，由此多产生一些“趣”，不亦有益于“书香门第”之建立乎？！

或谓，这种做法，其实只是拾古人之唾余，不是什么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所谓“遗少”之责，多半来此。这涉及对中国读书传统的看法，这里不去辞费。要说的是，这种读书方法，要说“时代”，其实是最时髦不过的。我们现在最现代的读书观，便是反对主体和作品的对立，把所谓读书，说成只是领会作者的本意。好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后现代”的，他们的读书，却都能跳出这一框子，不把读书看成教训与被教训、赐与与接受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对话”。因此，他们方能不为某书某人所永久俘虏，而能以自己为本位，“自”得其趣。

自然，读书成“趣”，其病亦多。一个毛病，便是成了蛀书虫，变为书淫。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蛀书虫也会受到表彰，不是坏事，但究竟难以在商品经济中讨得生活，更难成为“大款”。我们几个编书匠，以“脉望”为名，也只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已患此“病”而已。“脉望”是蠹鱼之一种，是蠹鱼吃了书中的神仙字化成的。传说服了用“脉望”煎的水，便可“白日飞升”。这是古人把读书致用和不立即致用两者相结合

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辈有幸，平时时常贪念当代读书成仙的大家的许多“神仙字”，然而现今不能飞升，却得蒙厚爱，允以所作編集问世。我们愿意永远抱有做“脉望”这一幻想，为中国的读书界做些微末的工作。

脉 望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无题

(黄昏人语中的一节)

忽一日，为一套新作问世而奔走呼吁的脉望，匆匆来到我的斗室，把两帙原稿往我桌上一放，说：“请你翻翻看，能不能写一两节类似《黄昏人语》那样的东西。”她用的是“你”，而不是“您”，使我连一句客气的推托话也说不出口，只好听从她的命令：“翻翻看。”

打开第一帙原稿，作者是谷林。谷林我认识——岂止认识，实在太熟悉了。谷林是个书迷。书迷者，仿佛是为书而生，为书而死，为书而受难的天下第一号傻瓜。他对书着了迷——虽则他的职业是打算盘(那时还没有计算机)——，他却迷上了书，读书有益无益，大益小益，他全然不管；尘世的明争暗斗，低级趣味的欲望全没有了，他从所迷恋的书中得到了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向上的理想，一种人生的乐趣，一种奉献的品格。谷林这个书迷确实为书而受难——他迷上了“黑”书，“黄”书，或者还有“灰”书，在那疯狂的年代，这就够了。他受了难，可他没有听从死神的召唤。但从此他就降到“牛鬼蛇神”那一档；本来是斗我的，现在却要挨

人斗或斗自己了。于是我们就“一帮一，一对黑”。我们经历过一段宝贵的时间，编成一个劳动小组，扫厕所，扫食堂，搬白菜，运黑煤，劳动神圣！它洗涤了我们的灵魂，好比进了一次但丁的“炼狱”。这样就得以同下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三年的时光过得不算慢，也不算快。我一本书也没有读，我患了书恐惧症；而谷林却还不时捧着一部什么书在那里啃；可见他是货真价实的书迷。而他写的字——这帙原稿写的字，一如他过去那些年写的字——那么纤巧，那么工整，那么秀丽，带着一种含蓄的美，一种闺秀的美。字如其人，这人也是宁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无法形容的。也许这是他过分迷恋苦雨斋小品文的结果——他对苦雨斋主人的书着了迷。集中“有凤来仪”一篇可以作证；他对沈从文先生怕亦着了迷，有《永久牢靠的支持》一文可以作证。难怪他为书而受难——但这里抒发的感情是纯朴的，清新的，受炼狱洗炼过的那么真挚。

自从《读书》创刊之日起，我的心就常常不平静，不是这个小小的刊物烦人，不，是因为它处在艰难的时代，不说你也明白的。然而书迷谷林却全然不顾这一切，他迷上了《读书》。他一丝不苟地读着《读书》，做义务校对，义务编辑，义务评论员，一直发展到写补白式短文。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与我多年共事的书迷，除了写得一手清秀的字以外，还写得一手十分清秀的小品文。不信，就请你读这本朴实无华的集子罢：不尚浮言，一句就是一句，不多也不少。世间污染语言的写家，也请你读读谷林的文章罢。（我仿照脉望的语气，一连用了两个“你”，多少带有不客气的

语感！)

另一帙原稿的作者施康强，却从未见过面，文章间或读过，只是还未认得。这位作者崇尚的是茶和书——也许还未到茶迷加书迷的程度；而这两者——茶和书——也是我这个步入黄昏的孤独老人找回“心理上微弱的平衡”的两道“法门”。看来，我这位不熟识的作者，比之我熟悉的谷林来，没有为书而受难，更没有为茶而受难，反而有机会在巴黎喝茶；因之，他的文章视野更为广阔，行文更为潇洒；他笔下的虽不是“横眉冷对”式的杂文，却也不是谷林那种在苦雨中尝苦茶味的、淡泊到无可再淡泊的小品。字里行间，我这位未曾认识的作者，表达了一种潜在的愤懑；当然，这愤懑是打开了心扉，打开了窗户，打开了眼睛，才发生的。这一帙小品带着读者更多接触那千疮百孔的旧世界和新世界，更多感受那多灾多难的生活。如果谷林的一帙小品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宁静下来，“静观世变”；那么，康强的一帙小品，则使你的心灵变得更复杂些，更加——如果用委婉语词来说——“五彩缤纷”些，更少些理想主义或更少一些美丽的梦。谷林带你通过炼狱——也许直上天堂，也许跌落十八层地狱；而康强则带你直入充满各种气味的“市场”——引导你在这深不可测然而又不能不测的人海里浮沉。两个可敬的作者，两帙饶有兴味的文章，两种生态和心态——而其实却统一在对真正的朴实的人性的眷恋。唉唉，你看我说到那里去了……

是这样，康强给你展现的不是茶和书，或者说，本质上不是茶和书，而是古人，今人，文人，武人，男人，女人，好人，坏人……读完这一帙小品，谁能忘记巴黎地铁里那场

“微型笔战”？——但它留给你的印象，巴黎人是那么深刻，那么尖刻，那么自傲，又那么谦逊；这就是“文明”，这就是“文明”的民族。没有文明就没有现代化。谁又能忘记彭大将军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多么有意思的巧遇！）“待罪”“思过”的吴家花园——传媒称之为将军的“别墅”，俗人则目之为“宾馆”。大将军含冤而逝——他到死还没有失去他自幼寻找到的“信念”——，而那挂甲屯却长存；囚禁地成了“别墅”，“别墅”成了宾馆。将军去矣，掩卷沉思，能不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恐怕作者所崇尚的茶与书也解救不了这不平衡。

这一帙文章也写得明快，绝不拖泥带水，亦少浮言；而书迷的程度轻一些，人间烟火味浓一些，也同谷林的小品一样隽永，一扫时下那种故作艰深姿势的“博士”腔。

但愿脉望不指责我：你偷懒，能把两帙原稿捏在一块写成一篇文章么。如果她开口，我就回答曰：能。这年头有什么不能？这篇不就是？

陈 原

1994—07—22/23

自序

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烦躁，读书人亦不能例外，甚至尤其烦躁：知识未必就是力量，更不是权力；面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读书人的心理往往失衡。本书作者的修炼也远不到家，他需要镇烦释躁，找回一种脆弱的平衡。法门有二，所幸惠而不费。一是饮茶。饮茶贵在味外之趣，用饮茶的心情看待人生，或能发现、品尝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乐趣。二是读书，读杂书和闲书。茶与书，两者皆为清物。形容好茶，常说“沁人心脾”，也可以说是请脾胃读书。至于读书，走的是脑子，好比精神上饮茶。饮茶与读书都是个人的事。如果说饮茶还能与两三素心人共斟——紫砂小壶，读书绝不能两人同时读同一本书，如钢琴四手联弹。然而饮茶、读书所得、所怅，倒不妨公之于众。一则以其自娱者娱人，也算与天下同好结文字缘；二则，既为文人，可以，应当无权、无钱，但不能无文，必须对自己有个交代。于是有了这些杂七搭八的文字，其中大多数曾在《读书》杂志、《文汇报》、上海《新民晚报》和香港《大公报》刊出。既是茶余为文，自不同于酒后操翰。酒酣耳热，慷慨陈词，针砭

时弊，语惊四座：这是酒徒——杂文家——的能事，作者自以
为他更适合写前一类文章，虽说他有时也会稍稍越位。

适逢一种机缘，既不必拉赞助，又毋须自掏腰包，出一个集子。这岂止是韵事（林语堂曰：“出集是文人的韵事”），实乃天大幸事。珍重此一机缘，遂选出一部分文字，语业，起自一九八七年，止于一九九四年，汇成一集。

题材太杂，若按写作年代编次，将似一团乱麻。勉强根据内容，按兴趣中心分类，得五辑。一、《茶·咖啡·历史》，所记皆一个都市人的闲情。忙人之所闲，闲人之所忙，闲余自不妨修其胜或不胜之业。二、《秦淮河里的船》，所收文字都和南京有关，少不了思古之幽情，其实也是一种闲情。三、《多菲纳广场》。曾在巴黎三度为客，居留两载。惭愧写不出《巴黎散记》、《法兰西文化的魅力》那样整本的书，所读者皆其小，如多菲纳广场那样的小地方，聊以拾遗补阙。四、《文章亦游戏》。比如吃西菜，上过开胃酒、冷盆、色拉，这才端上主菜。这一辑文字以书评为主。作者为文爱走偏锋，不由正道，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作游戏。五、无所归类，凑成一类，如会计帐本中的“杂项支出”，权充饭后的奶酪、甜点、咖啡。统名之曰《人在江湖》，不仅因为其中一篇用了这个题目，更因为我很喜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读书人其实早在海中——君不闻“学海无涯勤作舟”？、——不必另下那个“商海”。他既投身书海，无缘亲近权力、财力，自当遵守书海的航行规则，勉为清高，偶作潇洒状亦无可。

唐朝一禅师劝人“吃茶去”。宋朝一皇帝许诺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我辈亦吃茶，亦读书，虽不能证道成佛或致身青云上，多少也有些回报。苏东坡曾曰：“时于此间，得少佳趣。”

目录

《书趣文丛》序 脉望
无题〔黄昏人语中的一节〕

——陈原

自序

茶·咖啡·历史

- 茶·咖啡·历史(2)
茶馆古今南北谈(5)
玻璃杯吃茶(8)
顾渚采茶盛会(10)
长沙品茶记(12)
三味茶寮(14)
深夜馄饨担(16)
周作人与张爱玲谈吃(18)
“亭子间”神话(21)
“大同”世界(23)

秦淮河里的船

- 媚香楼记(26)
女侠谁知寇白门(29)
身是前朝郑妥娘(32)
半死枯松绊女萝(35)
金陵亦有杏花村(37)
乌龙潭记事(40)
秦淮河里的船(43)

多菲纳广场

- 巴黎的图书馆(54)
巴黎的中文书店(58)

一样埋骨两般情(60)
拉雪兹公墓轶闻(62)
多菲纳广场(65)
女佣人房间(67)
巴尔扎克故居(69)
茶在法国(71)
书店饮茶记(74)
地铁里的微型笔战(76)

文章亦游戏

从《十八春》到《半生缘》(80)
众看官不弃《海上花》(84)
生命不堪承受之重(94)
《围城》续集(99)
《围城大结局》(104)
《清人社会生活》(109)
北京乎!(112)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118)
“帝王架子,农家生活”(125)
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128)
《论幸福》译序(131)
文章亦游戏(133)
城墙上的小女孩(138)
《亚得里安回忆录》(141)
《御路秋雨》(145)
《沙场》(150)
《鸱鸒地女修院》(153)
牝牡骊黄之外(156)
劳燕分飞之后(161)

何妨各行其道(166)
译本的“行”否及其文体(170)
哀矜而勿喜(177)
文字比石头更加不朽(186)
王维的“毒龙”(192)
赠妓诗(195)
诗与屁(197)
最短的祭文(199)
非必亲身经历(201)
名文效应(204)

人在江湖

好名字(208)
知名度(210)
称呼之难(212)
投水与濯足(214)
中国人的侠女崇拜(216)
贵族乎?谪仙乎?(219)
两座和尚桥(222)
二百僧众食二梨(225)
人之将死其言也……(227)
羽太信子临终作越语(230)
筷子的玄学(233)
理财大师曹雪芹(236)
彭德怀的别墅(238)
北京、香港、台湾的不同(240)
贝多芬和席勒与刘三姐
对歌(242)
人在江湖(244)

茶·咖啡·历史

茶·咖啡· 历史

《儒林外史》写南京“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这里说的其实是乾隆盛世，中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今天南京全城，公园里的茶座不算，恐怕找不出十余家喝茶的去处。连张恨水写入小说的双凤街的大众茶馆早已无影无踪，遑论僻巷里那么雅的茶社。中国各大城市中，惟独成都的茶馆业保持不衰。广州的饮茶以吃点心为主，已失本意。平心而论，南京还算不错，公园里没有撤消茶座，不像北京的公园里只卖汽水。鸡鸣寺的茶座大可流连，清凉山的茶座原来设在扫叶楼一侧，亦复不恶。

一个读过几本古书，喜欢喝几口茶的当代中国人，如追摹古人的风雅，又有机会旅行，倒是在小城市、小地方，有时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滁县琅琊山醉翁亭的茶室设在古梅亭，环境幽邃，茶客极少，得一静趣。安庆迎江寺的茶室，茶客可把椅子拖到颇有一把年纪的木结构阳台上就坐，晒太阳，远眺隔江池州的芳草嘉树，仰观悬在檐下的红木宫灯，得其古趣、野趣。

与中国的茶文化媲美，欧洲有咖啡文化。欧洲各城市咖啡馆之多，不让中国旧日的茶馆。以巴黎为例，决不止一千余家，而

且确实不管哪一条僻巷都有咖啡馆。法国人爱晒太阳。每逢好天气，咖啡馆必把桌椅搬出来，在人行道上摆开露天座；顾客啜咖啡，晒太阳，望街景，看人也被人看，一举数得。索尔邦大学正门前是一片广场，禁止车辆通行，只准步行。一家咖啡馆占了地利，在广场上摆下几十副白漆桌椅。各国的学生在此高谈阔论，讲世界各国的语言，也是巴黎一景。索尔邦大学创立于十三世纪，现存建筑最早可上溯到十七世纪，在欧洲是老牌子了。笔者曾在这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特地拣了一副面对索尔邦教堂圆顶的座头坐下。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最多感到自己面对历史，未能进入历史，至于咖啡馆的建筑本身，无历史可言。喝着小杯咖啡，晒着太阳，想起在国内的游踪，若有所悟。与茶相比，这杯咖啡似乎少了点什么味道，仔细一想，少的是历史味，历史的积淀。

西方人对古迹爱护惟恐不周，绝对不能想像在圣母院大教堂里卖咖啡汽水，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开饭馆。中国或许古迹太多，不稀奇，因而一些古建筑，至少是一些古迹的原址，仍被用于营业性目的。这对保全文物或许不利，对个人却是大幸。鸡鸣寺的茶楼虽然是新建的，但那确实是豁蒙楼的原址，是六朝台城所在。茶水自非胭脂井水，可是不由你不想起陈后主张丽华的故事。今天的扫叶楼也不是龚贤的老屋（龚半千不会住得那么阔绰），可是地点不错，你坐在那里总会追念一代遗民的心事，犹如在醉翁亭你会想起欧阳修当年偕宾客游山的盛况。安庆迎江寺虽然不过是清代建筑，但也让你心头油然升起一种历史感。在这些地方，中国人喝茶的同时也喝下了历史，茶味因历史的积淀而份外醇厚。你用极品龙井在自己家里泡茶是品不出这个味道来的。

然而能让你从容品味历史的地方实在不多。这需要一处卖茶的古迹，更需要静。北京老舍茶馆体现的是经现代趣味修正的民

俗，而不是历史。《桃花扇·听禖》：“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振兴酒文化是另一回事，而且酒饮多了失德，南朝模样更是学不得的。窃所愿者，江山胜处，多添几副茶座，勾引游人清赏。